

[文章编号] 1003—4684(2020)03-0106-03

《百年孤独》与《百年不孤》的比较研究

胡艳芳, 李 莉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百年孤独》与《百年不孤》分别从马孔多镇和双龙镇入手, 书写百年历史变迁, 以外来文明的冲击为背景, 反思拉丁美洲文化内涵, 发掘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文化精神。两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前者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后者整体上以写实为主,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魔幻色彩。

[关键词] 《百年孤独》; 《百年不孤》; 文化反思; 魔幻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196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作品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 展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故事背景马孔多小镇是整个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代表。《百年不孤》是中国作家陶少鸿在 2016 年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 是一部反映中国乡绅的奋斗史。作品在忠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原则下穿插夸张魔幻的细节, 深刻描写了岑家近百年的奋斗与传承史。双龙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的代表。本文主要从主题和艺术手法两方面做比较研究。

1 主题: 民族文化的反思

《百年孤独》与《百年不孤》这两部作品分别从马孔多镇和双龙镇入手, 以外来文明冲突为背景, 通过布恩迪亚家族和岑家的命运变迁, 分别展现了两个古老民族的百年历史和民族文化特征。

《百年孤独》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 以及加勒比沿海城市马孔多镇的兴衰, 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马孔多镇原是老布恩迪亚为躲避冤魂纠缠, 带着妻儿建造的。原始阶段的马孔多镇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幸福的村庄”, 与世隔绝, 淳朴宁静, 封闭落后, 人们墨守陈规, 固步自封, 不愿接受新鲜事物, 颇似 19 世纪前后的哥伦比亚。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马孔多的平静生活, 奥雷良诺发动武装起义, 民众流离失所, 孤独无助, 却也盲从、不觉悟, 折射出内战时期的哥伦比

亚。此后, 殖民统治夹杂着现代文明如潮水般袭来, 面对火车、电灯、电机、电影和电话, 马贡多人无所适从的同时, 对传统文化和曾经的生活陷入深深的“怀念”。香蕉园和橡胶园的建立对马贡多传统的农业生产产生强烈的冲击, 马贡多人更加贫困和不自由。马孔多人在失去家园的同时, 自身的文化也逐步被异化, 妓女、酒鬼、赌徒充斥在马孔多, 战争的屠杀和经济的掠夺使马孔多哀鸿遍野, 逐渐衰落, 布恩迪亚家族也深陷其中, 孤独与日俱增, 困惑、迷茫, 无能为力。在百年历史的浪潮中, 布恩迪亚家族从产生到兴盛再到灭亡, 马孔多镇由无到有再到无, 生动地演绎了一个民族由盛而衰的历史面貌。布恩迪亚家族的灭亡, 马孔多的消失, 代表的正是其文化精神的陨落^[1]。

《百年不孤》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史歌, 也是农耕文明的挽歌。此书的扉页上写着“德不孤, 必有邻”, 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独的, 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为伴, 也反映了整本书的核心是“德与善”^[2]。“德与善”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也是岑家代代奉行的人生信条。岑国仁的祖父吾之公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乡绅, 他有着相当复杂的双重文化属性。一方面, 他吃苦耐劳, 聪明能干, 从开豆腐坊到木货行, 成为双龙镇的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 他又回到乡村, 在双龙镇为后代修建了厚生堂、著华堂、聚善堂三个毗邻的院落, 还有一座风雨桥。为了帮助他人, 开设义仓, 并将学田捐赠给学堂, 很明显地看出, 他对农村的道德和伦理有着不可

[收稿日期] 2019—12—20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18D039)

[第一作者] 胡艳芳(1994—), 女, 湖北恩施人, 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通信作者] 李 莉(1968—), 女, 湖北荆州人, 文学博士, 湖北工业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或缺的影响。父亲岑励奋延续祖父的德善操守,继续为义仓储蓄粮食,面对外来入侵者,不卑不亢,团结村民一致对外,用自家的粮食救济共产党,不求回报。在共产党胜利之时,也没有因为曾经对共产党的帮助而有所求,低调行事。民国时期,岑国仁原本在县政府就职,他坚守正义,不愿见到自己的同胞被杀害,遂辞去官职,回家务农。与马孔多镇一样,双龙镇是一个偏远的小镇,生活方式落后,消息闭塞,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安逸日子。随着日军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和炸飞的尸体,小镇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与马孔多镇人不同的是,双龙镇人在岑家的带领下,努力地跟着时代往前走,积极主动地改变现状。岑家是双龙镇有名的士绅之家,坚守德与善的传统道德,教化乡民,在当地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土改时岑家受到冲击,三所房子都没收了,“厚生堂大院整体没收,聚善堂分配给岑国仁家居住,厚生堂内的家具、农具及生活用品都可搬到聚善堂去。”解放后,人民公社运动在双龙镇兴起,“地主”身份使他们被置放于普通民众的对立面,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遭受了很多磨难。但他们并没有自暴自弃,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岁月,他们以德报怨,一直传承、践行着德与善,与双龙镇的普通民众一起抵御外辱、重建家园,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理解与认同。岑励奋因为地主的身份曾经遭受村民的批判,在批斗大会上由于一个小伙的失误,“中伤”了岑励奋。这件事成了岑励奋心中的一个结,一直想要找到打自己的人问清楚,究竟何事得罪了对方,因为自己一直坚持本善,做事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最后终于知道自己是被误伤,安然辞世。岑家的德与善,是长在骨子里,轻易无法改变的,他们流淌着德与善的血液,拥有的是德与善的灵魂。岑家与双龙镇相互融合,借助双龙镇的天时地利人和,岑家逐渐壮大,彰显了以“仁”为本的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生命力。

两个原本安逸且自给自足的民族,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态度和做法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结果也不尽相同。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马孔多的民众显得麻木、愚钝,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无法达成共识,即使面对巨大的民族危难,亦多沉溺于孤独之中无法自拔。双龙镇的人虽然同样木讷,但面对时代的浪潮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在生死面前,努力觉醒,团结一致,试图去改变现状。双方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马孔多的印第安文明在文化冲突过程中很快被西方文化所取代。在“德与善”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支撑下,双龙镇绵延千年。

2 艺术:魔幻与现实

跨越漫长的时空,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一

样的民族命运,两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也有相通之处。《百年孤独》采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虚与实交相辉映。《百年不孤》整体上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部分细节运用魔幻夸张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魔幻现实主义是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魔幻本是创作的手法,反映现实是其目的。但是,魔幻的手法常常渗透到故事情节之中与现实搅在一起,成为带着浓厚虚幻色彩的作品。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兼收并蓄东、西方的古典神话,某些创作方法,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魔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和抨击的目的^[3]。1982年,《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理由是“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非常多彩的梦幻般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百年孤独》中,现实与想象常常通过预言和神灵结合在一起,生死不辨,人鬼不分,幻觉和真实相混,神话和现实并存。老霍塞与妻子不能同床而受到邻居的讥笑,他便杀死了邻居。不久死者的鬼魂便天天来纠缠,使他日夜不得安宁。在作家的笔下,往往人鬼不分,生死无别,人可以死而复生,鬼可以从阴返阳,扑朔迷离,古怪稀奇,充满魔幻色彩。雷梅苔丝“总是赤身裸体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的天性抵制着一切常规习俗”,“能看到一切事物外壳之外的本质”,她自然而脱俗,最终以“升天”的方式摆脱了这个肮脏的世界。用雷梅苔丝的美丽与脱俗来反衬这个社会的黑暗与丑恶,肮脏与低俗的马孔多人与落后腐朽的马孔多镇。小说从真实出发,通过种种“魔幻”“神奇”和“荒诞”的手段,展现整个家族的孤独与不解。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孤独的方式,每个人的孤独最终汇聚在一起就变成了整个拉美民族的孤独。同时也展现了拉丁美洲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一面,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与罪恶^[4]。

相比而言,《百年不孤》整体上采用了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无论是整个故事的历史背景,还是乡土民俗都以写实为主。小说以“马日事变”后岑国仁辞官回乡和双龙镇“开秧门”的习俗作为开篇,围绕岑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通过国共合作破裂、灾民的祸乱、日寇的侵袭、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史实和乡土社会具体而微的生活内容,展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的起伏兴衰,揭示乡土文明的传承与变革,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

丰富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鬼魂信仰,部分细节运用魔幻夸张的写法,为作品增添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相信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可在阴间继续活动,甚至以种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并影响人事,控制人们的某些言行^[5]。岑国仁的新媳妇给祖宗敬酒的时候,岑国仁与岑励奋都看到了酒杯中的酒“真的折了”,他们认为是先人真的来喝了。还有“倒路鬼”。所谓“倒路鬼”是指“在一个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小说第十二章写到:“当岑国仁被一根木通藤绊倒,一个草标指着他的脸时,他确定自己遇到了倒路鬼。他叫自己冷静,坐下想想,双脚却不听他的话,仍拖着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这种不受自己控制的行为,还有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以及成因,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都跟鬼神相关,而这种鬼神民俗的描写也为《百年不孤》的乡村生活增添了神秘感。小说中,这种人与鬼魂之间的交流随处可见。岑国英因为日军炸弹被炸失忆,回到了双龙镇,岑国仁跑到山上喊了七天魂,“国英的魂有没有回来岑国仁不知道,但是国英与家人逐渐亲热,早上听到国英拿着扫帚在院子里扫地的声音便知道国英的魂回来了。”还有林小梅临死时与岑国仁的对话:林小梅向岑国仁转述了阴间的僊叔与自己的对话,分辨不出是真的僊叔来找过他,还是林晓梅自己的梦或者幻觉,虚与实相伴,真假相依,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性。

《百年孤独》整体上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荒诞至极,难以辨别真假,其目的是用荒诞写实,揭露社会问题和现实,反映世态的炎凉和各种人物

的精神状态。《百年不孤》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为主,民间习俗细节上的魔幻色彩表达了作家对历史和生命的敬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3 结束语

《百年孤独》与《百年不孤》中的马孔多与双龙镇是拉丁美洲与中国在被殖民侵略时的缩影,两部作品虽然在时空上相隔遥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故事情节都长达百年,两部作品都试图提醒人们以史为鉴。《百年孤独》用布恩迪亚家族每一个人的孤独气质来展现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马尔克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百年不孤》则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传达一个奋斗的家族相互之间传递的德与善,发掘深厚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文明支撑民族渡过难关,并使之得以延续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赵前明.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叙事解读[J].语文建设,2015(5):35-36.

[2] 颜浩,王伶俐.《百年不孤》:乡土社会精神内核的发掘与守望[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0-33.

[3]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J].文艺研究,1980(5):131-138.

[4] 葛苑菲.论《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6(2):26-29.

[5] 郭康.鬼神信仰民俗的社会管理探析[D].淄博:山东理工大学,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Solitude”

HU Yanfang, LI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Solitude”, set at Macondo and Shuanglong Town respectively, depict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civilizations, show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wo ancient peoples, reflect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Latin America, and discover th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addition, the two works use the magical realism expression techniques to varying degrees.

Key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Solitude”; cultural reflection; magical realism